

凤凰展翅了

——新洲县凤凰乡整风中的几个小故事

于星周编写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鳳凰展翅了
——新洲县鳳凰乡整風中的几个小故事
于星周編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开· $\frac{2}{3}$ 印张·9,000字

1958年7月第1版

195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

统一书号：T4 306·104

定 价：(5)0.07元



編者的話

这里介紹的几个小故事，是新洲县鳳凰乡整风运动中出現的新气象。从这里，可以更具体地看到“思想高一尺，生产高一丈”的情况。这几个小故事說明了鳳凰乡人們的思想面貌大改观，干部、群众都开始树立了一种共产主义的新风格，从此彻底轉变了原来鳳凰乡的沉闷状态，所以我們把这本小册子定名叫做“鳳凰展翅”。

目 录

大字报的威力	1
在深夜里	5
还是我們的好主任	8
农业“专家”郭启高	12
“赛令婆”和“小罗成”	15
凤凰展翅了	18

大字报的威力

自从第一张大字报在凤凰寨上贴出以后，不到3天，贴大字报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。成百成千张大字报，都贴在公共场所，从墙头，一直贴到有缺点的干部的大门上。这股浪潮来得这样猛烈，它象疾风骤雨，把生产上的浪费和保守、把干部中的歪风和暮气，全部扫出来啦，暴露在太阳光下。大字报的威力把许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，一轟就很快解决了。大字报的浪潮刷清了人们的思想面貌；把生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。可是，当第一张大字报在那天深夜贴上墙头的时候，她的主人陈细望的心，却还有些紧张哩。

那时，整风还刚刚开始。陈细望和几个积极分子，象接受过去党交的任何一个新任务一样地，听完了乡总支书记李宏先同志的动员报

告。他們深深感到：向合作社的保守、浪費開火，正是自己的職責；可是，這個“仗”究竟怎樣“打”呢？總支書記說：貼大字報！大字報又怎樣貼呢？貼出大字報，誰知道會有什麼結果呢？批評幹部，會不會受到打擊報復呢？不貼吧，社里幹部又有缺點，他們七、八個人當中，認真操心生產的卻沒有幾個，簡直是“光有吃飯的，沒有打仗的”，社員們覺着一股子勁沒地方使；特別是壞分子也混着当了幹部，這怎麼象話？開始，他們三、四個人深夜人靜的時候，圍着一盞小油燈，誰也不喘氣；過了好一會，還是陳細望鼓了一把勁：“寫吧，天塌下來還有李書記頂着哩。”於是，幾個人一字一句地琢磨，讓語句盡量放平和些。壞分子当幹部的事還是沒敢提。為了省麻煩，大字報上不署名字，就在當夜悄悄地貼出去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鳳凰寨上的這張大字報也同時放出了光芒。人們都不約而同的圍在一起，認得字的人就念開了：“幹部實在多，共有七、八個，工作、生產不見人，分平却要兩万多。

你說你的工分少，看你作了么工作？”不認識字的也听得津津有味，議論紛紛：“好得很哪！这可說到我們心里頭去了。”總支書記也湊上來，向大家表示態度：“干得好！幫助干部整風嘛，有話就要說出來。”這張大字報真象一聲春雷，打醒了沉悶的社員們。于是，大字報就象雨后春筍，迅速蓬勃地發展起來了。有的批評婦女主任：“補助工分三千多，比起生產差的多，開起會來衲鞋底，說起閑話笑呵呵，經常不開婦女會，婦女生產冒抓着。”有的批評保管員：“王華把秤稱，百問不做聲。社員交花總掉秤，他父一秤多一斤。這麼象個話？自私自利害死人。”正是在群眾的这股輿論督促之下，許多有缺點的干部，不僅自覺地檢查開了，而且还爭先脫掉鞋襪，拿起鋤頭，帶頭下地去生產。

大字報的这种巨大威力，進一步激起了陳細望向邪惡進行鬥爭的勇氣。于是，第二張大字報就又來了；这回是單刀直入的指向一個副主任：“強迫命令的陳正發，打罵群眾就是他。

搞皮弄絆第一个，挪用公款二百多。接受意見不虛心，惡言惡語亂傷人。这个人該怎么办？我請大家評一評。”原来，这个陈正发是个混进党内的流氓分子，平时欺压社員，很多人都怕他，但是不敢說。这回，陈細望一語道破，群众情緒就沸騰起来了：“么样办？把副主任的职务給撤了他！”后来，这个流氓分子陈正发不仅社里給撤除了副主任职务，乡里总支委员会也决定开除他的党籍。

的确，对于錯誤和缺点來說，大字报真是横扫一切。現在，大字报簡直成了社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了，貼起大字报来，大家都是呼一海二的。陈細望一想到自己在貼第一張大字报时的那种心情，自己也覺得好笑。他再叮嚀大家：“可別再向外人提起这件事！你看人那还象个当家作主的样子么？”

在深夜里

自从大字报这把火，烧掉了浪费、保守思想之后，凤凰乡的干部作风大大转变，干部带头生产，人心舒畅，跃进闹得欢。

3月27日的深夜，月亮已经偏西了。金华三丰张家田壩的社员们还在积塘泥。看样子，简直没有人想收工哩。他们说：今天是阴历初八，月亮落得早，就等月亮落了再收工吧。大家打着吆，放开了小跑，年青的小伙子们挑着塘泥互相追逐。这时，只有党支部书记刘益青一人感到为难：收工吧，任务完成不了；不收工吧，小伙子虽然没有意见，可是，当人们已忘记了自己的时候，支部书记可就不能不加考虑呀！这个平时作事很是果断的人，今天忽着急得没有主张了。最后，他想到：关心社的身体要紧，还是决定收工。

积肥的任务是大家讨论的，原来大家订的计划是：一定要在3天内积肥30万担，补上整风前的损失，赶上先进！因此，个个劲头满足。干起活来总嫌太阳落早了；睡在床上又嫌太阳出迟了。今晚，月色正好，还不趁着月亮干一气？支部书记虽然喊了几遍叫收工，可是谁也没有理会他。这可把老刘给急坏了，只好去串连几个干部，分途个别动员，好容易总算把社员都带回去了。

不知怎的，大家回家以后，刘益青却又想到了“任务”：30万担，3天，自己是支部书记、跃进……现在休息那不行！还得再努一把力。于是等全部人马都回去睡了以后，他偷偷地又回到塘边上挑了起来。好象他一个人能包积30万担肥料的任务似的干开了。

这时，生产队长陈汉平也没有睡觉。他一面洗脚一面考虑明天的生产怎样安排。洗罢脚，出来看看天气，隐隐约约地看见塘里有人在走动，仔细一看，是个人在担塘泥。那是谁呀？老陈心急脚快，冲去一看：啊！原来是支

部書記。他感動得說不出話來：“你，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？……”於是，也就一聲不響地也回去拿來工具挑泥了。這一來，又有好些人被驚動了，都說：支部書記真“偏心”！“你要我們休息，自己一個人挑泥，為什麼你不休息呢？”於是，大家又先先後後的來到塘里干開了。這回，老劉可就再也不敢吭氣。

还是我們的好主任

朱成名是金华三社的主任，一个转业军人。他回家以后，就带着在部队里养成的直爽、敢作敢为、認真負責的精神，参加了农村里的各项工作。大家在背后夸奖他，当面也很尊重他。成立高級社的时候，便一致选举他当主任。

当了社主任以后，朱成名变得傲慢起来，滋长了强迫命令的作风。他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，很少下去参加生产。因此，主观勁头也敢越来越大了，严重脱离群众。1957年，他在地看到合作社集体喂猪很好，不仅增加了社里的副业收入，而且还能多积肥，直接推动了生产。回得家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便发下一道命令：社員喂的猪和羊在3天之内，统统都要集中起来，統一由社飼养。当时，有些社員不知底細，反对这样作，他就大发雷霆，

感到一肚子委屈：好心腸当成了馱肝肺，社員真“落后”；对落后思想可不能妥协呀！因此，脾气越来越坏了，有时甚至到处去罵人，赶社員下地去生产。这样，社員可就更加有意见了，背后喊他“恶閻王”，不愿听他調动。于是，朱成名就心灰意冷，感到莫可奈何，干脆借酒消“愁”，一喝就是半斤八两；有几次，社員都在忙生产，而他却悠然地拿着小网捕魚，弄下酒的菜去了。初回来时那种神彩焕发，振作有为的样子，竟消逝得无影无踪。

整风开始，党支部为他开生活会，他来了个远走高飞不見面；給他提意見，他也馬上頂了回去。大家都奈何他不得。群众情緒就更为激憤了，二队一个社員首先給他貼了一張大字报：“朱成名呀朱成名，接受意見不虛心。这回貼張大字报，特別向你來指明：社委会，开会少，个人意見要执行。保守思想非常大，自私本位不讓人。”接着，大字报接二連三地貼出来了，光在他的大門上就貼了20多張。象春风吹过草原一样，老朱終于苏醒了，急忙到党支

部去作檢討，請求處分。總支書記對他說：你能開始承認錯誤，這就好；現在，最好還是去向群眾檢討一番，這對你就更有幫助。——這可又是一個難題：到群眾中去承認自己的錯誤，臉皮怎麼拉得下？來個緩兵之計，拖下去。可是，群眾却不讓你拖呀！大字報又是接二連三地貼了出來：“過去有話口頭說，一陣大風吹過了。現在有意見，就貼大字報，一下貼上牆，直言拜上了。人人來監督，不改混不掉。”

大字報就是這樣無情地揭露缺點，堅持真理，而態度又是那樣的誠懇、熱情。這使得朱成名不得不認真地考慮了。整整兩個晚上，他不能入睡：想起了連指導員的淳淳祝福，想起了戰友們臨別相送的眼睛；想起了可愛的社員們，想起了自己的錯誤……，他，流淚了。最後，他下定決心：改！天沒亮，他就刷地一聲摔掉了他的卡其布制服，穿上草鞋，背上銕鍬清溝去了。這時，正是春寒料峭，田野上的積雪還未消融。晚上，趕到大家放工休息了，朱成名卻又忙着到各個生產隊里去檢討錯誤。

朱成名真的轉變了。在一次狂風暴雨的上午，山洪猛漲，眼看水庫邊住的几戶社員，就要受到嚴重威脅；一種責任感使他不顧風雨，一口氣跑了两里多地，幫助這些社員脫了險。朱成名又恢復了他原有的干劲。不久前，他的大門上又出現了一張耀眼的大字報：“朱成名，真正行，接受意見很虛心；改得快，改得狠，參加勞動把產生；思想態度端正了，輕言細語說服人。今年生產抓得緊，定能全面大躍進。”表揚開了。最後，在社里的一次選舉大會上，社員還是一致選他當主任。

农业“专家”郭启高

在金华十社，生产主任郭启高可算是一位“专家”了。无论是水稻或是棉花当前的各项技术操作，他都“一末带十杂”，说的头头是道，做的又快又好。可是，你知道么，这个郭主任在一个多月以前，同样也是一个“半瓶子”呢。

那是3月中旬的事。当时，整风搞的正是火热，人们都沸腾起来了，要求学习新技术，要求郭主任当大家的“老师”。这可真把老郭急坏了：怎么办？只得硬着头皮答应。于是，问题也就紧跟着接二连三地来了。首先，是水稻的种子处理。有的说：“应该先拌小苏打，再浸富尔马林，最后黄泥选种；”有的说：“理应先选种，启拌药，”争论不休，特地来要郭主任出主张。——可是，老郭也不知道怎么办呀！心里十分苦恼：形势发展太快了，拚死忘命也赶不

上。

第二天，郭启高憋着一肚子的闷气去找驻社工作的总支書記郭嗣良，打算“辞职不干”。一上門，正碰上总支書記和他新拜的“师傅”在学习下谷种的技术，那股热劲儿，可把老郭的心都暖透了！“是呀，人家总支書記都在那样苦心鑽、苦心学，我老郭为什么偏要洩气？”于是，辞职的事儿就悄悄地咽下去了；可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。

回到家来，赶上人們正在歇晌。远远望去，东一堆，西一堆，都在哇哩哇啦，比划比划。究竟干什么呀？近去一看，原来老年人都在琢磨新式秧田，小伙子在背誦“波尔多液、富尔馬林”！甚至连过去一歇晌就肆意打鬧追逐的姑娘們，現在也一本正經地在讀技术課本。好家伙，大家都在跃进！老郭心里这才真的开花了：“落启不得。应该象总支書記那样地学习，和社員們在一起学习！”决心一下，精神抖擞，步子也就迈的更大了。从此，郭启高象老鹰抓小鸡似的学习技术。白天歇晌，他就和有經驗